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

起玄默泥灘盡闕逢闕茂五月二年有
奇始壬申終甲戌五月凡二年零五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

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

雲南之路始通 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

臯薨

使疏吏翻臯謚
曰成薨呼肱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季

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

孫子

五間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張預注云因敵國
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佐之制李納正
用此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

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史言玄佐
忠順母教

也此言蓋本之劉氏母墓誌唐人誌墓
不無溢美者然此等言語有益於世教

庚午玄佐薨山

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

鼓角將楊清潭帥衆作亂

將即亮翻鼓角將掌軍
中鼓角者也帥讀曰率

夜焚掠

城中獨不犯曹王臯家

曹王臯之家蓋已出
次外館不居使宅

實踰城走免

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

縋馳
偽翻

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

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

少詩
照翻

實元慶之玄

孫也

道王元慶
高祖之子

丙子以荆南節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

初實參為度支轉運使

度徒洛翻
使疏吏翻

班宏副之參許

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

滂宏所薦也

少始照翻
滂普郎翻

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

滂知之亦怨宏及參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

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仍隸於宏以悅之

竇參陰狡而懷

狡古巧翻
懷弼力翻

恃權而

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

之喜鵲

竇參每遷除朝士先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以
招權納賂時人謂之喜鵲者以人家有喜事鵲

必先噪於門
庭以報之也

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

累良
瑞翻

宜出

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他申亦不悛

悛丑
緣翻

左金吾

大將軍號王則之巨之子也

號王巨肅宗上元二
年為段子璋所殺

與申

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

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

四月丁亥賊則之昭州司馬

昭州漢荔浦縣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

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崗潭因山岡為名舊志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

里通玄泉州司馬

隋置泉州治閩縣南安莆田縣屬焉武后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

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為泉州而閩之泉州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劉玄佐之

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

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遣使即

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

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

陝失冉翻監古衡翻瑗于眷翻

湊行至

汜水

汜音祀汜水縣本屬鄭州時屬孟州

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

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

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經登重榻

被皮義翻衰倉回翻

重直龍翻

自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岍

城將使之領兵巡視城堞晨夕警邏

浚儀

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囚之

馬古瓦翻

盧瑗逃免士寧

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

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

宣武節度使

考異曰竇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

之舊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
云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士寧疑宋

州刺史程良佐不附已

程直格翻

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

兵馬使劉逸準代之

考異曰韓愈集作逸準今從舊傳

逸準正臣之子

也

劉正臣肅宗至德初為平盧節度使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

參為郴州別駕

舊志翻

郴州京師南三千三百里郴州丑林

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間步於中庭有
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
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
之竇公曰陸勢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
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
輦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官婢聖君若顧

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勢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衰羸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整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線者拜謝竇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使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亦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䟽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言而有微流竇公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

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填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使刺亦甚有賊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指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贄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舊養使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恙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它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藥贄竟受譴後上清特

勅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使刺况陸贄賢相安肯為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

近人情

今不取 貶竇申錦州司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

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

憬居永

趙仁本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斑宏宏不與

其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

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

大厯故事

大厯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理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士子吐蕃

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

敗補邁翻

詔河東振武救之遣

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

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隋五原郡在縣界宋白

曰定遠縣在靈州東北二百里

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

其屬

長知兩翻

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

者

殿丁練翻所舉得人則升舉主以昭進賢之賞所舉非人則黜舉主以昭失舉之罰

五月戊辰

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

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

司

諸司即謂臺省長官

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

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

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

六品以下告身皆畫聞字

開元中起

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

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

部奏擬選須絹翻

其後倖臣專朝

朝直遙翻

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

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

行戶剛翻下班行同

苟不出時宰之

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

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

行下孟翻

而議者遽以

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

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

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

謂反坐以罪也

何必貸其姦賊

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

主名告主之名也

使無辜見疑

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

徧詰多士

詰烏含翻

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

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

公私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

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教人為文者類此文詎止於此而已情故

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

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

行舉者臺省長

官舉之宰相行之

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

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庶長

庶官之長也

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

則天謂武后也

非但

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

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

之法傷易而得人

朝直遙翻
易以政翻

陛下慎簡之規

書曰慎
簡乃僚

太

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

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

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田軍屯田
之軍也

嶺南節度使奏近

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

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商販

惟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

音船

白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

攜離也言

所以招攜離者失其道也

曾不內訟

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

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

更蕩上心

記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注蕩謂

動搖之也

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

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

尚辰羊翻度徒洛翻薨呼

肱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

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

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少詩照翻

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

上時掌翻

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

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

延齡判度支事

為裴延齡諧贄張本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

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

聞所損殊少

溺奴狄翻少詩沼翻

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

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則小其事

揣初委翻度徒洛翻惡烏路翻

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制備謂隨

事為之制而豫備也恒戶登翻

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

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

為于偽翻

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

必遣使贄復上奏

復扶又翻

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

渠大也魁率也

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

饑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饑穆公復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反曹操之

言則有帝王氣象

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

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臯攻維

州

代宗廣德元年
維州沒於吐蕃

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言以邊

儲不贍由措置失當

當丁
浪翻

蓄歛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

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

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

監古
銜翻

皆承別詔委任分

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

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

比必利
翻及也

寇已獲勝

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

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

將即亮翻

朝直選翻

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

分扶問翻

所謂

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

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今初行人皆悅慕

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見卷二

年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

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斂力驗翻操士刀翻

賤取

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

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紆充直

紆丑之翻紆直呂翻

窮

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

度支物估轉高

度徒洛翻估音古價也

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

售滯貨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

羨弋線翻

雖設巡

院轉成囊橐

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勅遠處州使率情違法臺司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

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權率及違格勅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逐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

周區倫翻困倉

皆以藏穀圖曰困方曰倉

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

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

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

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

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

令力丁翻
糴亭歷翻

易以
政翻

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

廩力

錦翻毛見曰
倉有屋曰廩

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

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

屢力注翻委於
偽翻積子智翻

足給數年

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

流謂流徙
庸謂庸雇

關輔以

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

價以糴而無米

糴他
市翻

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

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

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

僦子就翻糴七到
翻米僅剥穀為糴

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

今之市令司亦月具物
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

斗

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

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
僦直率一斗為錢三百

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
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

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

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

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

斛貯太原倉

貯丁
呂翻

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

見賢
通翻

京兆諸縣斗米不

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

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

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

糴它
吊翻

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

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

渭橋倉即東渭橋倉

斗用百錢以利農人

增價以糴則利農

以一百二萬

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

以充來年和糴之價

糴徒歷翻

其江淮米錢儗直並委轉運

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

折之舌翻絕式支翻縉之似布者今謂之紬唐都長

安謂之上都

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

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勢狀通計來春也邊備浸充 冬十

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

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章

臯復遺雲南王書

復扶又翻
遺唯季翻

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

之外

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衆山之中

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所謂雲嶺也

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

永同一家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

密語之曰

語牛
俗翻

聞實相屢奏擬上不允

今人謂聖旨不
從所請為不允

習聞唐人
之言也

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

輔不敢泄贅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已

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姜公輔居猜忌之朝不能安於命義

而由此重竇參之罪亦陸贄之一言也

考異曰實錄

初公輔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復除右庶子數私謁竇

參參數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

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延英奏之上問其

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責

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

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常見郴州竇相言為公奏

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乞罷官為道

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言

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使齎詔

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竇參常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

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

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贄豈有殺參之意邪且贄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及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贄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

今不取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

州及黑水堡

敗補邁翻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為吐蕃所陷鄜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

城西其地蓋在陰平西北臨洮西南古杏中之地也使疏吏翻敗補邁翻堡音保

初李納以

棣州蛤蜊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汭城以

通田緒之路

棣大計翻蛤古合翻蜊康音螺余按集韻螺字下無蜊字同韻有琮字音都戈翻小

雅也。蜈蚣當作蜈蚣。漢楚嫁翻李納之阻兵也。李長卿以棣州入朱滔而蛤蜈蚣為納所據。因城而戍之。其後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蜈蚣猶為納戍。納入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漢。以交魏博。道田緒及李

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少詩照翻是月引兵屯德

棣。將取蛤蜈蚣及三汭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

使諭止之。武俊乃還。鎬下老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劉怱薨。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年怱普萌翻亮呼肱翻劉濟在莫州其母

弟灘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莫州治鄭縣在幽州南二

百八十里濟以灘為瀛州刺史。瀛州河間郡幽州巡屬大州也其地產幽州南

許它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

河朔三鎮及淄青皆以其子為

副大使儲帥也

瀧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

擊瀧破之

朝直遙翻為劉瀧歸朝張本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

唐左

右神策大將軍正二品史昭曰柏皇氏古帝號後為氏顯帝師柏亮父帝譽父柏超之裔也

募才勇

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實文場惡之

惡烏路翻

會良器妻族

飲醉寓宿官舍

官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史言宦官惡柏良器能舉其職因其妻黨犯衛禁而文

致其罪

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

軍政

為宦官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右領軍十六衛之一也時南牙諸衛具位而已北軍掌禁兵權重故

良器為左邊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注云樹大小似

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檟晚採者為茗一名薺蜀人為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檟聲近故呼之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未之乃可喫與古所食殊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為茶晚採為茗茗或曰薺究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麤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史言稅茶始此遂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

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

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

嘗以救水旱也

權茶之稅始於趙
贊至張滂而始行

滂又奏姦人銷錢為

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使 初鹽州既

陷

鹽州陷見二百
三十二卷二年

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

擾廊坊

既阻絕靈武往來之
路又侵擾廊坊之民

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

城鹽州

考異曰邠志八年詔遣張公議築鹽夏二城
張公奏曰師之進取切藉驍將神策散將魏堯

者武藝冠絕得堯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堯為邠寧
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

范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逐吐蕃召諸軍城之
更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蕃衆距境而
不敢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樂府鹽州注亦云貞
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錄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
城之今年因命杜
彥光等而言之 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

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

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

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九域志方

渠宋朝改為通遠縣置環州有木波鎮

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諭

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

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

竇應問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

嘗有不臣之

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晉卿十子發至堅
垂與帝王同名

今不欲明

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

近具又卿
斬翻

清慎太過諸道饋遺

遺唯
季翻

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

鞭靴之類受亦無傷勢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

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

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以濟

鮮息
淺翻

恐爽無私之德

爽差
也

且傷不吝之明

書曰改
過不吝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

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

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弃之朝直還翻

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

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

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中作仲翻懼

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

隱忍

為于偽翻

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

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

近其斬翻

意實苞於矯誣

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

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

跡情見跡著

見賢通翻

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

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

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監古銜翻

至於士吏之微尚

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之所自出

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韉不已必及金玉

韉與靴同

目見可欲

何能自窒于心

古語有之不見可欲此心不亂

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

意

謂既受其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

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

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

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復扶

又翻下同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

惡烏路翻

出為常州刺史

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

郴州旦林翻

汴州節度使劉士

寧遺參絹五十匹

遺唯季翻

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

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

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無分同

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

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為之憤邑

為子偽翻

叛臣得

以為辭

見二百二十六卷
建中元年二月

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

懷異圖事跡曖昧

曖音愛
不明貌

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

細

辟音闕
刑辟

竇參於臣無分

言無契分之
雅分扶問翻

陛下所知豈欲

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驪州司馬男女

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

理治也

勢奏罪有首從法有重

輕

首謂為頭者從謂隨從
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

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

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

上又欲籍其家骨贅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

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藉今罪法未詳陛下

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

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

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傳知
繼翻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

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

海州東海郡潞
青巡屬璘離珍

翻壻西計翻定州義武帥治
所子居父喪再暮而大祥

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

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

使所
吏翻定

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

萬餘口徒之德棣

義豐屬定州安喜縣本定州治所蓋州治徙也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為

名唐屬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二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黃白所前正平可鋪兩大席在無極西南三十里景福二年以無極縣為祁州棣大計翻昇雲閉城自

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

李綱築三汊城見上

年漢楚嫁翻

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

撫而用之

朝直遙翻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

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

憬居永翻耽都舍翻射寅謝翻興元

時盧翰與李勉
劉從一同為相
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已置之門

下故疑贄排已
政事堂在中書省今憬遷東省
右僕射屬門下省多稱疾不豫事由是

與贄有隙
為趙憬附裴延齡張本
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
考異曰舊憬傳曰

顧以國政為己任
衛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
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

門下猶為宰相又益以賈耽盧邁
贄豈得專政盖憬以此心疑之耳
陸贄上奏論備邊

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

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自措置乖方以下所謂六
失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

同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

若驕子姑息如倩人

倩七政翻

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

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

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

復扶又翻下同

既是無良之

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

矣

此一失也

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今既鮮克行

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朝直遙翻鮮克行淺翻將即亮翻務

相遵養

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

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

者反反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

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

節者獲誚於等夷

諄才
笑翻

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

憾國者不懷於愧畏

備方
問翻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

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

此二
失也

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

帥所類翻
推吐雷翻

無敢誰何虛張賊

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

朝直遙翻
省悉景翻

唯務

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幣

重直
用翻

間井日

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魚有司權鹽稅酒

之利

推古
岳翻

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此三

失也

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勝音升勝兵謂人之才
力堪執兵以戰者也

纔當中國

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

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

醜之統帥專一故也

帥讀
曰率

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

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

愆連
也

氣勢自壯

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

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

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

言西北兩蕃者以別

奚契丹兩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

自頃分朔

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十四年使疏吏翻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

得抗衡莫相稟屬

監古銜翻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

衡所以揜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之低昂商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

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

待

今力丁翻

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

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夫音扶將即亮
翻此四失也

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

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

企去
智翻

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

殊而無缺望之釁

缺古
冗翻

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

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

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

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

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

當丁浪翻懈俱
賣翻離去智翻

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

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就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愠於問翻此五失也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行下

孟翻

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

此孫子兵法之言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

宸衷

斷丁亂翻

選置戎臣先求易制

易以政翻

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

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颯駟書上聞

駟人質翻驛傳遞馬

旬月方

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
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

喪息浪翻
招居間翻

將帥既幸於總制在

朝不憂罪累

累良
瑞翻

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

謂機失於遙制矣

此六
失也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

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

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糶

為于
偽翻

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

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

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
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
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
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
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大將董勛等將
兵出西山 勛彌克翻自彭州導江縣西出盤崖
關歷維茂至當悉諸州皆西山也 破吐蕃
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
罷為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

州

宋白曰戎州漢雙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言以鎮戎夷也西南取曲協州并南寧州安寧鹽井路至南詔所居

羊

苴咩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

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

州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

齋生金丹砂詣韋臯

金礦未經鍛鍊者為生金丹砂產石中鑿石取之黔音琴金以

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

牟尋上表請弃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

遺唯季翻

自稱唐雲

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

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

載封日東王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

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

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

并上時掌翻今力丁翻使疏吏

翻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

耽都

舍翻憬居永翻相息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

亮翻更工衡翻互也

秉筆以處政事

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十月處昌呂翻下同

旬日一易

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

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緣有弱水南流湯立志新書作湯立悉杜陽編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因制

菩薩蠻曲

哥隣王董卧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辟

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

王董邈蓬及逋租王

自哥隣以下諸種皆散居西山山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

連乳川白狗嶺有九峯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雪山相連威州唐之維州也

先皆役屬吐蕃

至是各帥衆內附韋臯處之於維保霸州

天寶元年招附生先置霸

州給以耕牛種糧

種章勇翻

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

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

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

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贍季庫以掌之

耗虧減也贍贏餘也贍以證翻又食證翻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物于庫故謂之季庫

染練物

則別置月庫以掌之

每月入物故謂之月庫

詔從之。欠負皆貧人

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

藏正物

藏祖浪翻

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

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

於實者於其實也

虛費吏

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

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

權本顯頊之後。為楚武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上時掌翻

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

美弋
線翻

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

貯丁
呂翻

邊軍自

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

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

衆口喧於朝市

朝直
遙翻

宣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

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

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冬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

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節度巡官
在判官推

官之下衙
推之上

十一月乙酉上祀圓丘赦天下

劉士寧

既為宣武節度使

八年三月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諸將多不服士寧

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

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

乙卯士寧帥衆二萬畋于外野

帥讀曰率

萬榮晨入使府召

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

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

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

即就也

少

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

京師北至東都

比必利
翻及也

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

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

鄆城漢晉之鄆縣也後魏省併入曲陽縣隋開皇初置

鄆城縣屬汴州時屬蔡州蔡北鄙也東有漢召陵縣故

城東南有後漢征羌縣故城鄆一戰翻遣使問故

問所以逐
士寧之故

且請戰萬榮

以言戲之

戲之示
無所畏

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

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

勞力
到翻

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

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

之上復使謂贄

復扶又
翻下同

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譏除

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

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

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

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

踰其力則踣

踣蒲
北翻

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傲求

之情

傲一
遙翻

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

是滑人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
萬榮與同里相善

偏厚當州將士

當州猶言
本州謂滑

州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

也順滂何翻偏也

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

則債軍

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債方問翻

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

君臣之間勢必嫌阻

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

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於嫌阻

與其圖之於滋蔓

左傳曰毋使滋蔓蔓

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

事君先令順長

長知兩翻下獨長同

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

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

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

卒讀曰猝

諸郡守將

固非連謀

將即亮翻

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

勢

度徒洛翻

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

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

勞力到翻

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

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

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素

左傳曰不愆于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慮也

臣請

受敗橈之罪

橈奴教翻

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

大使

諶氏壬翻

以萬榮為留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

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

是為憲宗

妃母即昇平公

主也

十年春正月劔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臯

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八國即前女王哥鄰等弱水最弱小不得預八國數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

蜀注苴徐嗟翻咩彌

曰舊傳作羊苴咩城今從舊傳

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

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

牂柯

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長州二十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衣於既翻下同佐時不可曰我

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

時大宣詔書

大聲以宣詔書

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

唐

事已成爲業

乃獻款流涕俯伏受詔

獻音虛款許既翻又音希

鄭回密

見佐時教之

鄭回勸異牟歸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

故佐時盡得其情

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

印

去羌呂翻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天寶十載

復南詔舊名異牟尋

皆從之

考異曰舊章阜傳四年正月阜遣判官崔佐時至直咿城接西南夷事狀四年阜徵聞異年

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年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年尋始遣使分阜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阜乃遣佐時齋詔以往年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阜傳誤也仍刻金契以獻異年尋帥其

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

帥請曰率

先是吐蕃

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

爭北庭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先悉薦翻

徵

兵萬人於雲南異年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

之

以為少也少詩紹翻

益至五千乃許之異年尋遣五千人前行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

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

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戰也異年尋破施順二蠻並虜其

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
三千里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

南將即
亮翻

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戍戍遣使來獻捷

降戶

江翻使
疏吏翻

瀛州刺史劉灘為兄濟所逼

濟灘不協事
始上卷八年

請

西扞隴坻

坻丁
禮翻

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

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

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

理治也以
普潤為治

所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灘親視之死者哭

之 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

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

李齊物淮安王神通之孫

復辟河南

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

數所角翻

坦每

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坦後

卒能脫於盈珍之譖侍御坦之寄祿官所謂憲街也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

厚賜遣歸

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

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

先惡薦翻橫戶孟翻

萬榮惡之

惡烏路翻

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

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

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

史言李萬榮不能制劉逸準

惟清奔鄭州

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

呼於市曰

呼火故翻

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

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

郴州林翻

欽州蠻

酋黃少卿反圍州城

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酋茲由翻

邕管經略使孫

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

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貴黨橫等州

上不許

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

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

官準赦量移

史炤曰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

不過三五百里

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

當路州縣謂其地當

入京之路者近其新翻

事恐非便輒復上言

復扶又翻下同

以為王者待

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

其不恪

遠于願翻

甄恕以勉其自新

甄稽延翻察也免也

不儆則浸及

威刑不免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

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

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恒處防閑

之中

虞昌呂翻

長從擯弃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

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于茲

悽悲也痛也

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

道風土反惡於舊州

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

瀧賓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

徒有徙家之勞寔增移

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

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

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

稱尺證
細稱恒

也下同少
詩沼細

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

辯給取人

好呼到
細下同

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

勢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

懋勉也
庸功也

黜退以懲過

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

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介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

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

恪居謂恪
居官次也

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

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

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

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由與揣同
揣初委翻

又曰

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

別彼
列翻

付授當器

當丁
浪翻

下過
當同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

能

愜苦
叶翻

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

忤
五

故
翻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

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上不聽

分扶問翻

贅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

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

調徒弔翻

丁男

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

絹若綾若絕共二丈

絕式支翻

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

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

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

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

謂安祿山史思明

黎庶雲擾

版圖墮於避地

墮讀日衆

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

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蕪失其原知簡之可從

而所操不得其要

操七刀翻執事者謂楊炎

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

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

悔乃亡

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當丁浪翻

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

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法

更工衡翻

分遣使者搜摘郡

邑

撻他狄翻

校驗簿書每州取大厯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

為兩稅定額

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

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

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著固

著直略翻

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

庸則功力勤

窳勇主翻惰也

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

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悟資產之中

有蔽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

謂商賈居實貨待時而取利者

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

謂力田而蓄穀粟者

有流

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

蕃讀如繁謂貸子錢而收利者

有廬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

謂美居室侈服用而夸一時者

如此

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

長知兩偽

由

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

樂音洛

敦本業而樹

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

誘音酉

力

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

創制之首猶言立法

之初復扶又翻

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

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

加無除又大厯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

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

力

量音良

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纈

繒疾陵翻纈苦謗翻

與

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

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

班固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貨實於金利於刀流

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又鄭氏周禮注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歛散弛張

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

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嘗有禁人

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

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

謂折錢穀之價以徵他雜物也折之

舌翻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

易以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

歧翻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

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

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

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

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

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

難乃旦翻

下無困窮理化既

衰則乃反是

理化猶言治化也

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

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

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畧曰長

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

惠競誘姦

田

長知文翻
田謨耕翻

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

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

萃聚也復方目翻復除也

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

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斂力瞻翻下同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

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

恒戶登翻澆古堯翻

此由牧

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

弊理乏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

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

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

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

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

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

額為課最也

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

見賢適翻

比校殿罰亦如

之殿丁練翻

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畧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

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

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

先悉薦翻

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繭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

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

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稅茶見上九年

其畧曰古稱九年六年

之蓄者

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率土臣庶通為之

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

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

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畧

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

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
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

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

占之
瞻翻

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

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
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失不損富優可賑窮此乃安

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

窮四曰恤貧五曰
寬疾六曰安富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修撰_臣錢 榮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_臣范來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起開元闕茂六月盡上
肅執條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
御史絨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
職事授絨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

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耶聞乃

公已亡

乃猶汝也公猶翁也

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

朝直遙翻

又敢告我況

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緘

質正也以正義責之也

昭義步軍都虞候

王延貴汝州梁人也

梁縣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

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五里

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

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

昭義軍治上黨

緘稱

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

已知相公捐館

捐弃也言死者弃其館舍而逝也

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

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

諸君意如何莫對緘思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

軍

使印節度之印也監古銜翻

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

口宣所受詔旨

故曰

趣緘赴東都

趣赴東都歸私第趣讀曰促

元仲經出走延貴悉

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

王異年尋遣其弟湊羅棟

棟郎甸翻

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

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嵩詔越析詔浪穹詔

達朕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玄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

癸丑以

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漆羅棟獻吐蕃印

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韋臯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 余賜銀窠金

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

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

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

唐十部樂

有龜茲樂有彈箏豎箏篳篥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擔鼓齊鼓貝

皆一銅鼓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
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袂謂之師子郎
龜茲音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
正慈

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賜義武

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考異曰舊傳於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

今從實錄

御史中丞穆贇按度支吏贓罪

度徒洛翻

裴延齡欲

出之

庇吏欲出其罪

贇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

齡側目

畏之不取正視

贇寧之子也

天寶末安祿山反穆寧起兵於河北以討之

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武德元年以漢盤陵縣地置翼州管內有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洺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後意不平表

請以磁邢洺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

昭義軍鎮潞州謂磁

邢洺三州為山東

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洺

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洺州定蕃帥其衆二千

叛歸誼

帥讀曰率

正卿退還詔以誼為饒州刺史誼不行虔

休自將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黃少卿陷欽橫潯貴

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

鷄澤

鷄澤漢廣平縣地武德四年置鷄澤縣屬洺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

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
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
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
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
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
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

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

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

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

羨代線翻

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

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

見賢通翻

請加推驗執政

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

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

處呂翻

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

好呼到翻

冀聞外事故

親厚之

德宗親厚裴延齡不特冀聞外事也亦以進奉逢其欲耳

羣臣畏延齡有寵

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

銘息
廉翻

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

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

惡

數所
角翻

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

斂力
瞻翻

以詭妄為嘉

謀以培植斂怨為匪躬

培植
侯翻

以靖譖服讒為盡節

左傳
少皞

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服讒

摠典籍之所惡

菑惡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

惡鳥路翻
行下孟翻

可謂堯

代之共工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兇曰共工方鳩
倖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

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除以不蹟其姦蠹日長月滋長知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

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

為干偽翻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

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

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

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

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

秦二世

三年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

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山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

逮輿臺賤品

左傳芊尹無宇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

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上時掌翻

其人有幾臣

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

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永合度壕

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永解士

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

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

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

事見上卷
八年九年

密以

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贊罷為太子賓客

考異曰韓愈

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接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初渤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臨宏之子華嶼是為成王改元中興華

嶼卒復立欽茂少子高鄰

復扶又翻

是為康王改元正歷

渤海

自大祚榮立國開元之間其子武藝立益以彊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故元仁安更五代以至於宋耶律雖

數加兵不能服也故
通鑑歷叙其世為詳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高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考異曰實錄云乙巳冊大嶺

高鄰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

陸贄既罷相裴延齡

因譖京兆尹李克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鈺黨於贄

會早延齡奏言贄等失執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

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

何

言其事勢將奈之何

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

中竹

仲翻言不獨以此為延齡罪且欲危社稷

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

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

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州長史

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

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千一百七

十二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江臨江縣屬永寧

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臨

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

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徵心懷忠信為名浪州漢

涪陵縣地隋置涪州京銛為邵州長史邵州京師東南

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三十四百里宋

白曰邵州漢為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比部為邵陵

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

置邵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見二百三十二卷

二年處昌呂翻

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

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

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

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

爭讀諍

城亦不以

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

屑潔也顧也造上到翻

城揣知其意輒強

與酒

揣初委翻強其兩翻

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

惴之睡翻

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

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

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

延英門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案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

門之西即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不去也帥讀曰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

子為之營救

為于偽翻

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

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
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

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

崇敬明禮家學歷事
立肅代及帝四世

時朝夕相

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唐故事
中書用

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
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
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
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
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
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
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
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
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
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假亦追班宣
示按制按也冊則有冊按冊慟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
公主亦作閤門出按壞音怪

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

陽城之除諫議

李泌之薦也

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

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省悉景翻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

啜利等六萬餘衆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

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

跌奚結翻跌徒結翻跌跌與回

紇同出鐵

羅慧有勇略自天親時

回鶻天親可汗合骨咄祿也

典兵

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

氏

回紇可汗姓藥葛羅骨咄祿捨其本姓冒其姓以嗣其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遣使來告喪

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唐之闕庭也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

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

五世孫也

淮安王神通高祖之從弟起兵關西首應義旗說讀為悅下同

庚寅遣祕

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

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咄當沒翻
邏郎佐翻

癸巳以李說為

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

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

裴延齡故也 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

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

將彭令茵

拉盧合翻

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

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

刺上亦翻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

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

箱竹筭也貯丁呂翻

示之曰有敕令說詣

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

李景略為李說所忌蓋起於此

諸君

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

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

陽樓

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

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枿

所傷而死

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遺餘為枿 考異曰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苗說具以事聞德

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

八月辛亥司徒兼

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洺州詐

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降戶江翻將郎亮翻

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

以安撫南詔為官名

橫海節

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

懷信為兵馬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

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南詔攻吐蕃昆明

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豐西北有鹽池之利

又虜施順二蠻王

施順二蠻皆烏蠻種

施蠻在巖橋西北居大施朕欲尋朕順蠻在細賧西北四百里朕失舟翻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洺州兵五千人

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

帥讀曰率

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

之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已巳加嚴震田

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
官以悅其意 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

二萬餘口

降戶
江翻

乙巳以開廢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

尚書

開廢宮苑二使李
齊運蓋兼為之

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

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
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
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子詔王暹薨

暹皇
弟也

魏博節

度使田緒尚嘉城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

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

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

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弄給

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

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注云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唐百官志四門館博士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

上悅之

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 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

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丙辰

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

實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

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古句

候翻當丁浪翻左右神策中尉始於實霍自此官官之
權日以益重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為中護軍
此職事官之掌禁兵者非如唐初所置勳級所謂上護
軍護軍也宋白曰德宗以梁洋扈從之功舉西漢謁者
隨何下淮南功拜為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
事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

處節度使罷鎮者

興元元年置六統軍事見二百二十九卷處昌呂翻

相承用麻

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絀

因細音

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

著令者定著為令

上乃謂文

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

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

衣於既翻墮讀曰墮壞音怪

朕今用爾

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

扶復

又翻

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

日上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

時竇霍執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

有出其門者矣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

司馬 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

以來尤專意聚歛

歛力贍
翻下同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

外方圓

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於常稅
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

亦云用度羨餘

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

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

臯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

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

禮子

及劉贊卒判官嚴

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

自綬始綬蜀人也

史不能審其郡縣故止云蜀人

李萬榮疾病具子

迺為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

憂軍事斥之外縣

說讀為悅

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

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

呼火故翻下同

兵馬使勤勞無賞劉

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

中竹仲翻昇余又羊茹翻

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

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正

說讀曰悅

都虞候匡城鄧

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

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未以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

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迺

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

與僚從十餘人赴鎮

僚苦念翻從才用翻

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

不至

九域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十里

鄭州人為晉懼

為于偽翻

或勸晉且

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

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

將出迎

帥讀曰率

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安

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過

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

禦一作御

乃

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

酒肉

廡音武勞力到翻

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董晉之意以謂此士前帥之腹心吾

新來為帥若亦恃為腹心不足為吾衛而適足以生變罷之則待諸軍如一旦示無所猜聞

戊戌

韓王迺

迴上弟也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

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

問

脅所謂脅從也言李迺以威力脅使其下以邀逼中使唐時謂中使為敕使亦謂之制使使疏吏翻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己巳以田季安為魏博節度

使 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

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

朝議謂朝廷之議多可言凡人有請悉從不能

裁以理法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

更工衡翻

晉

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為長源剛刻致禍

張本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薨 初上不欲生

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

行軍司馬掌弼
戎政居則習蒐

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
備軍籍賜予皆專馬帥所類翻

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

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

坐次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

豐州李端公邪

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三卷三年
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肇國史補曰宰

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
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

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

目於景略

屬之
欲翻

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

去荒

會呂相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

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

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帥讀二歲

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盧邁得風疾庚子賈耽私

忌父母及祖父母曾祖父母死日為私忌宰相絕班言宰相班絕無一人上遣中使

召主書承旨唐制尚書省主書從八品下中書省從七品上堂吏也丙午戶部

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壬子

吐蕃寇慶州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

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孫也

崔玄暉有誅二張復中宗之功

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

渠年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

去年四月陸贄貶

尤不住

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

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

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年皆權傾宰相

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

上唱和

括蒲侯翻和胡卧翻

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年

形神忼躁

桃他彫翻

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

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歛狎往往聞外

聞音問

所薦

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

內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

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已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投竄於荒遠州

郎謂之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

約

數所角翻

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

九域志環州治通遠縣唐方渠縣地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

使問邠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

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

城鹽州見上卷九年復扶又翻

用兵七萬僅能

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

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

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

為也

此後周韋孝寬城汾石之故智也

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
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
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
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永平之時居人成市無
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智井廢井也果得甘泉方渠縣

河從土橋歸德川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河在城西從蕃部鼻家族北界來供人飲食三月

三城成

考異曰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水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

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水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

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邠志而不取其日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

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縣治天

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宋白曰鹽州治五原即漢馬嶺縣地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

杜佑馬嶺縣漢舊牧地川形似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

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建

中間朔方兵破李納軍朝晟為之也蓋其智畧誠有足稱者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午義成節

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

也將即亮翻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

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

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

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事見後十六年史言盧坦庶乎見幾

吐

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壬午韋臯奏吐

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臺登漢縣唐屬雋州

由清溪關西南至

臺登五百五十里

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

員外置同正員起於

高宗時茂昭之弟也

茂昭時為義武節度使

許尚義章公主

義章公主上女

也義章縣名屬彬州宋白曰漢彬縣地隋末蕭銑分彬縣立

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

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

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

考異曰實錄作蔣武按舊傳乂本名武

以為兵

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

衰倉回翻左傳晉文公卒未葬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墨衰

經以敗秦師于穀

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

乃特召對於延英

唐中世以後召對宰輔乃開延英今蔣乂特以拾遺召對

謂曰人

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

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

委巷曲巷也言其屈曲僻

陋

其女孤貧無恃

言貧而喪其親也

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

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

復扶又翻

上

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趣讀曰促

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為太子賓客冬十月淮

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

刀溝新舊書皆作司洧水

上遣中

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

詰去吉翻

少誠曰

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

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

為之罷役

為于偽翻史言杖大義者
獷悍不能不為之革面

十二月徐州節

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

給其直

先悉
薦翻

比歲以宦者為使

比毗至
翻近也

謂之宮市抑買

人物稍不如本估

估者
價也

其後不復行文書

復扶又
翻下同

置白

望數百人於兩市

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
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

市西市也隋名東市
曰都會西市曰利人

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

市則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

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

故衣敗繒

繒繒綾翻

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

錢

索山客翻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腳價謂僦人負荷進

奉物入內有在脚之費

人將物詣市

將齎持也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

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

賈音古

每敕使出

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

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

索山客翻

仍邀驢送柴

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

須者

意所欲也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言待此驢負物貿易然後

可以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

烏口翻街吏即金吾左右街使之屬吏

詔黜宦者

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

聽

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

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

著生業

著直畧翻

仰宮市取給

仰牛向翻

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

皆不聽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吳少誠時據淮西有申光

蔡三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為

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鎮帥讀

曰士卒以夏州磧鹵磧沙磧鹵鹹鹵磧鹵之地五穀不生磧上迹翻又盛夏不

樂徙居樂音洛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走史言

韓全義驚怯無御衆之略略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衆

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為長武城都知兵

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口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重宦臣

而輕詔命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為右

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

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

觀此則知神策在六軍之外

時禁軍戍邊稟

賜優厚

稟給也

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

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京兆尹吳湊屢言宮市之弊

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嵩之謀

也丙午洽秀嵩坐流天德軍

都知金吾府吏右職也

九月丙申

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音迪

丁卯

杞王伾薨

伾肅宗子
僮音垂

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

州霍山

彰武當作彰義霍山本漢廬江之蕩城縣梁置霍州隋置霍山縣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

霍山

曰盛唐天寶初析盛唐別置霍山縣其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殺鎮遏使謝詳

宋白曰貞

元六年初置藍田渭橋等鎮遏使

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太學生

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

城黨罪人已已左遷城道州刺史

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

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上年廷諍懇至帝尤嘉異遷國子司

業又四年九月已已出拜道州刺史太學魯郡季僂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願天願

乞復舊朝廷重更其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事如已已詔今從之

察使數加誚讓

治直之翻數所
角翻誚才笑翻

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

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

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

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

復扶
又翻

館門外

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

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

陽城
之名

德人知敬之彼不之知
而使按之者果何人也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

諶上
子也

音氏
士翻

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

北

明州鎮將栗鎧

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有富室栗氏

殺刺史盧

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

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

民也鎧戶音翻

又音皇誘音商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逸皇弟也

二月丁丑宣武

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

佻他彫翻

好

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

惡烏路翻

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

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

以勞軍

勞力到翻

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

邪故事主帥薨

帥所類翻

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

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

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齎食之立

盡

史言陸長源之死唐朝用違其才耳若孟叔度則死有餘罪

監軍俱文珍以宋州

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

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

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

錡魚宜翻又音奇肅宗末李國

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

開殿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

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為李錡以浙西叛張

本

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鍠於台州斬之已

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三月甲寅吳

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

姓千餘人而去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

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為昭義節度使癸巳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薨南詔異年尋遣使與韋臯約共

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章臯有智畧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

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諂事嚴震

震病使知留後遺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

兵掠臨潁

臨潁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

潁臯其地實岡臯也

陳州刺史上官浣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

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浣為陳許節

度使

浣舒為翻

少誠遂圍許州浣欲弃城走營田副使劉昌

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

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

蔑無也

少誠晝夜急

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

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況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緇伏兵要巷見持緇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

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
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

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與

劉全諒約共攻陳許 先悉薦翻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

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

少誠由是失執 無同惡相濟故失勢 冬十月乙丑邕王諲薨 諲徐

圓翻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謚曰文敬太子 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

與上官況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

奏拔吳房朗山

後魏置襄城郡於漢汝南西平之地仍置遂寧縣隋大業初改曰吳房吳房本

漢縣名應劭曰本房子國楚以封吳夫概王故曰吳房朗山漢安昌縣地後魏置初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

昌為朗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朗山在蔡州西南七

里十五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

渾瑊

封咸寧郡王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

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

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

唐制

凡奏事得可者皆過門下省中
書省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

能以功名終
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
代宗永泰

之後改為大歷六州党項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
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宰等居慶州號東山部夏州號
平夏部永泰之
後稍徙石州
永安鎮將阿史那思暕侵漁不已
唐蓋置永

安鎮將於石州以綏
御党項曠古限翻
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
諸軍討

吳少誠者既無統帥
帥所類翻
每出兵人自規利
規圖也
進退

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澱水
澱與潁同音殷又音隱水經注潁水東南過臨

潁縣小潁水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
又東南過南頓縣北大潁水從西來注之宋白曰蔡州

汝陽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為潞水今界內水有大
潞小潞之名其年又於上蔡縣東北別置汝陽縣委弃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吐蕃

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年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

吐蕃無功而還

還音旋
又如字

十六年春正月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
皆不利而還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實
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
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

度

為韓全義
喪師張本

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

貞元八年玄佐

薨汴卒拒吳湊而立其子士寧李萬榮既逐士寧十年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榮死其子迺以兵亂董晉既入

汴鄧惟恭復謀亂十四年晉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

所帥

類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錡常為唱首

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錡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

亂

數之之數音所具翻
數預之數所角翻

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

是至弘入朝

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弘入朝

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

謹呼於城郭者

謹許元翻
呼火故翻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

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
譖其幕僚馬摠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摠
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摠罪戎
為辨析其無辜為于偽翻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為侵辱

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摠戎終不從摠由是獲免冕芳

之子也

柳芳有史學
事玄宗肅宗

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

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

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
長安城東

漣坡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

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

首式又翻

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

旦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

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

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

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焉

詔釋之召見

見賢通翻

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

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

勝音升義所具翻

雖使羊杜復生

羊杜謂羊祜杜預復扶又翻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

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乃使掌機密盈珍又

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

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推吐雷翻

黔中觀察

使韋士宗政令苛刻

黔渠今翻

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

施州

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四百一十一里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

其嫡孫俊邕為新羅王

韓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

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

帥所類翻

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

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

屯沮洳之地

沮將預翻沮人怒
翻沮洳漸濕也

多病疫人有離心五月

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澱南廣利原

澱南

澱水之南也

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

五樓在澱水縣西南

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宋白曰漢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因

縣東南有清池為名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

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

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

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

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鄆隨

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朝廷不得已流
隸東都畿以此觀之此時復領鄧州矣

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棗陽漢舂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貞觀十

一年廢屬隨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三十五里

頓遣兵劫取歸襄

州中使奔歸頓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

遣之復扶又翻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救下

比必利翻及也頓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徐泗濠

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貞元四年張建封鎮彭城軍府稱治

治直吏翻病篤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

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

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

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士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

兵擐執之

擐音患

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叅軍愔令知

軍府事

愔挹淫翻

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

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

軍

鄘余封翻

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

朝直遙翻下同

脫監軍械使

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非朝命

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

去羌呂翻

霸州破吐蕃於烏

蘭橋

唐書地理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橋當在關外黃河上

丙寅韋士宗復入

黔中

是年四月韋士宗為牙將傳近所逐黔音禽又具廉翻

湖南觀察使河中

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

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所歸

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

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

曲禮之言

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

官而已

德宗之猜忌如楊炎實參位居宰輔皆以歸過於君不置之地上陽覆以賊敗而表稱進奉謂

非歸過於君可乎德宗悅其進奉之言而釋其罪夫好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好貨者苟加以好貨之名則必怩然而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覆於賊賄既敗之後必有所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徒悅其言而已

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

兵為張愔表求旄節

偽為朝廷

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

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

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仵

出兵攻埧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

以任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佑

兼濠泗觀察使

分濠泗隸淮南以弱徐州之權考異曰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宣令淮

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兼正倫五世孫也

杜正倫相性狡險彊太宗高宗

恐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

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

張建封加僕射故稱之

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來欲何為也宜

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

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

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

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

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為果隨其所作而應之以禍

福為報

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

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

保君矣

人謂其家之親屬為百口

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

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新羅王

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重直龍翻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

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

復扶又翻下同

全義夜遁保潞水

潞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潞水縣廢汝陽入馬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盧龍節度

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以尚書左丞李元

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

背蒲

翻妹

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

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為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餘

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

上從之上以為朋比

頔薄諧翻又蒲回翻比叱至翻

庚戌貶餘慶郴州

司馬頌泉州司戶

柳丑林翻宋白曰泉州江左之晉安郡隋置泉州舊理閩縣後移於南安

縣唐聖歷元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饑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柳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比周弃法弄情公行黨庇頔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頔邪有盡于彝章今從之

頔之凡也

癸丑吳少誠進逼

潞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

帥讀曰宣率下同

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

帥所部留軍潞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宣義成

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

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

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既而昌裔齎牛

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已未孟元陽等與

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

舍人同平章事

新書宰相表齊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亥以張愔為

徐州留後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

孟元陽折其鋒故退

先

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

先悉薦翻

上言請以渾瑊賈耽

為元帥統諸軍

渾瑊薨於去年十二月韋臯益上言於瑊未薨之前

若重煩元老

重難也

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

畢欲

為元帥然亦以大言銜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邪

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

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

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

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賊意益亦望恩貸

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

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考異曰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曰昨
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起者應望國家恩貸恐須
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激水少誠逼激
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起也又云諸軍討
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
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
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
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
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已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

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

儋都甘肅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

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

嚴綬進奉事見上十二年記其名

史言德宗

好貨惟進奉者則牢記其姓名

即用為行軍司馬

吐蕃數為韋臯所

敗

數所角翻下
同敗補邁翻

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

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

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據舊書云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

龍宜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

計畫嬰娶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恩得

罪而來如此則嬰娶別是一人龍官馬定德又是一人

考之字書亦無嬰字然通鑑所書全用舊書韋臯傳

文蓋舊書韋臯傳與吐蕃傳自相牴牾語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五